

老外看当代水墨画

文/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 德国)

我是中国水墨画的爱好者,并不是专家。中国水墨画的文化和精神底蕴以及传统并不出自于我的国度。我也不会使用毛笔,我曾经做过的无可奈何的尝试让我清楚地看到,探入中国水墨的秘密之地对我来说是实在太难了。让我进入水墨世界的契机是对八大山人的发现。我还从没遇到过像他那样的艺术家,他相对来说可以跨越把我们分割的时间和文化的深渊。我的第二个重大经历是与画家齐白石的相遇,他从一种非西方的遗产吸取养料,激活并改造这份遗产,在20世纪西方艺术中,也只有毕加索能做到这点。自那以后,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即是否存在一种基于非西方知识和经验基础的现代艺术。这种艺术不仅会使由西方把持的全球艺术商品库增加新的画作,而且是以对自我和世界的另外一种理解来面对全球艺术。我从一开始就以极大的兴趣和好感关注中国当代先锋派的诞生和发展,但我更关注的是一些男女艺术家运用水墨画的精神和艺术手段,为创造齐白石意义上的当代艺术所做的尝试。

中国当代水墨画实现“突破”的愿望并没如愿以偿。而我今天深信,只要少数几个人能从精神出发,能用水墨画的手段创造出重要的当代艺术。

徐悲鸿是一位精通技术,然而在艺术上并不重要的画家。然而恰恰是他,而不是齐白石成为中国现代水墨画之“父”,这也是中国水墨画当今之所以有那么困难的原因之一:同现实主义的强迫婚姻让水墨画沦入只有技巧的境地。

我说这番话并不是要声称,水墨画原则上没有能力同艺术现代派的

精神和美学成果进行比试,并注定要作为值得保护的“文化遗产”而艰难地存在。

和造型艺术其他形式相比,优秀的中国水墨画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宗教和社会自我经验的直接表达。运用蘸墨的毛笔能理想地直接表达一种强烈的内心经验,艺术家常常是在长达几年的成熟和练习过程中,非常可靠地掌握了这一经验,以至于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作画,所以作品看起来似乎是自发产生的。凡是心灵经验同运用毛笔的手法不能建立起关系的地方,被习惯做法或纯粹是高超的技巧所取代的话,绘画过程的结果也会是失败的。即便大师也难以幸免,从齐白石画虾的名作中就能看到这一点。

掌握这门文化遗产所需的东西大大高于美术学院教的东西,远远超出掌握技术手法和艺术史的范畴。

水墨画中的个性远远超出今天艺术市场所要求的那种似曾相识的重复风格。所以,通过深入了解自我所产生的孤独,是古今往来所有优秀水墨画一个最基本的特征。过去的那些大师可以借助风景画和花鸟画的全部佳作,他们有发现自我和表达自我的足够空间,同时他们也有艺术家和观画人之间取得共识的空间。今天的水墨画家已经被抛回到一种自我-经验,传统和意识形态都无法保障这一经验。画家必须发明自己的绘画语言。

这一充满孤独、艰难并很难受到艺术市场青睐的工作只有极少数的艺术家能完成,也只有极少的人能认识到这一工作的价值。其命运是一个未知数。■

守望者的苍朴缅怀

文/丹青

那年春节,常州画家季先生出版了一本常州老房子作品集。赵朴老先生的神来之笔《岁月留痕》题签鲜艳地印在黑底封面上,那字,就如同一组不能凝固的历史碧血,令人深思。

那一夜我失眠了,我从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幅幅江南老桥和旧民居的苍古质朴的画面上,仿佛听到了嚓嚓的脚步声,这足音伴着旋起的微尘,是那么清晰,那么恒久,我的思维跟随着这足音走进老常州的兴衰沉浮的历史。画家笔下的那些敦厚苍朴的老民居,历经百年的光阴荏苒、斗转星移、风剥雨蚀、兵摧炮毁,加上一次次的朝代更替,龙钟老态蹒跚地穿过长长的时间隧道之后,留下来了。更多地竟像春天里的雪丘冰堆一般,在时间的隧道里形容消瘦着,枯槁着,化了、坍了、夷平了,偌大一座常州城在烙满岁月沧桑的留痕中,把断想的章回传给了我们今天的后人。

一座城市和人一样是有血气、性情和禀赋的。常州的先人们别样的勤勉坚韧、深厚的儒雅底蕴,铸就了这座江南名城别样的敦厚包容的风范。像我眷恋母亲醇香的怀抱一样,多年来令我紧紧依偎,终将不去。那些小桥流水人家,沐浴着江南纷纷扬扬的恩泽,生发出枝枝叉叉的文化根须,百年恋情与之相承相系,尽吮氤氲在烟水间、时空中。是的,那些老屋里曾孕育着抱负,繁衍着梦想,当然,其中也滋生过阴谋。一大批独领风骚影响过全国的学术流派享誉华夏,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他们如群星荟萃,从常州这块厚土走向全国。

感谢《岁月留痕》这部难得一见的画集,让我记住了常州还有一位

在某些人眼中看轻的怪才——季全保。作为一名职业画家逸雪斋主,多年来用一支秃尖的狼毫,在一厚叠宣纸上默默地追问道:岁月能留几度痕?我被他的精神所感动,更为画家笔墨语言的纯正、到位而折服。绘画艺术是精神的产品,但它源于物质。千百年来,画家表现的题材越来越广泛,在一定程度上给勇于开拓题材的画家带来一定的难度。然而,全保先生却勤于思考,善于观察与发现,他的作品除了线与面的建构具有当代艺术的审美情趣外,每一笔色彩俱透出水墨的韵味,在这里墨与色的交融与撞击,显然吸纳了西画光与影的某些构成,既拓宽了中国画的表现形式,又使自己的作品充满了时代的审美趋向。我们从历代绘画作品中可以看出,优秀的画家总是以自身的社会实践、人生经历、独特感受而有感而发、有情而抒,画中的情景、意趣都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风尚,这一点,无论从宋人花鸟画的严谨到元人的笔墨萧疏,还是从常州画派的雅丽到扬州八怪的破格创新,乃至当代水墨的异彩纷呈,无不透析出画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化气息与审美追求。因此,全保先生系列老房子作品的成功,我认为他极善于在传统的艺术构成中糅入现代艺术的情愫,去表现既有笔墨又有色彩意趣的和谐美。他的作品已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岁月留下的痕迹被拆除、被摧毁、被消亡,他只能在无奈中写实,在写实中充满爱心、虔诚。他让消亡中的物质文化遗产在宣纸上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又变成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这不是一般性的突破,这是涅槃的火凤在希望中的又一次诞生。■



路上的风景 画作/姚媛

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

文/胡家武 桂淦 林立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一定无法想象《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会带给你怎样的震撼。

2.2米高,6米宽,200多个历史人物面对面,庄严肃穆的受降大厅,联合国成员国的旗帜静静垂展,持枪肃立的士兵,一切让你仿佛身临其境,甚至察觉投降者卑谦下的不服,胜利者威严里的沉重……作者苦费16年心力,将承载中华儿女、华夏大地200年血泪荣光、苦难辉煌的转折点定格在了这个瞬间——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

据说,“1945年9月9日,南京满城欢腾,披上节日的盛装,到处喜气洋洋,人们像过年一样兴高采烈。”

“1945年9月9日,南京黄埔路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上书‘和平永奠’金色大字的匾额高高挂起,各个入口处都有士兵和宪兵守卫,戒备森严,气氛庄重。”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这里举行。”

那天,“正9时,何应钦将日军降书交付冈村宁次阅读签字,冈村宁次将降书一一阅读,签字时手微颤抖,印章竟盖歪了。签字盖章毕,低头俯视降书达50秒钟……”

“何总司令光辉满面,于9时6分签字于日军降书上,十年前‘何

梅协定’时所受之奚落,至此尽雪……”

“何应钦向全国及全世界人士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南京受降仪式顺利完成。”

“他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开一新纪元。”

多少次看着画册想象,当我直面《公元》,该是怎样一种情绪。

为它的逼真传神而惊艳?为它的深沉厚重而震撼?为那个时刻的荣光而与有荣焉?

都没有。当我真的直面它,就好像直面“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的那个瞬间,黄埔路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全世界目光注视下,“我”千疮百孔的身体和不屈的灵魂,“你”弯下的腰和高高在上的心。

我的泪与血一同翻涌。

1945年前的70年,屈辱与苦难,不屈与挣扎,革命先辈用血与白骨铺垫出通往“九月九日九时·南京”的路,而“你”未曾真正弯下腰。

1945年至今的70年,探索与奋进,铭记后重生,父辈祖辈用毅力和汗水铸就通往富强的路,而“你”妄图否定抗战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课本抹杀罪行,窃取岛屿践踏战果。

悦读 改变人生

“悦读改变人生”专题征文活动获奖名单

一等奖 张锐
二等奖 孙蕙 张可函

三等奖 鹿余亮 傅小平 狗子 陶文瑜 陶林 姜桦

请获奖者通过私信现代快报微博,提供你的联系方式和地址,我们将邮寄奖品。



1930年前的白云渡 季全保 供稿